

序.倒映異境

我不知道，這是第幾次來到這裡了。

空氣並不是靜止的。它沒有聲音，卻像水一般緩慢流動。

潮濕像世界與他一同呼吸，我能感覺到這股看不見的河流——
吸氣時，它滲進我的肺葉；吐息時，它退開，又再度湧回。
像是與我一同呼吸的另一個世界。

眼前的景象不停變化：

一瞬，是晨霧掩映的群山，綠色稜線隱沒在白霧中，
像誰的手指在夢裡輕輕勾勒。

再一瞬，群山的輪廓崩裂，碎裂的牆壁與熏黑的石柱立在廢墟裡，
空氣裡還殘留著火焰未散的焦灼味。

下一瞬，燈火如海的街市浮現，燈籠、招牌、玻璃反射著流光，
卻沒有一個人影。

這些場景沒有邊界，彼此交錯、吞沒，如同潮水的漩渦。
我不再驚訝，因為在這裡，沒有人會懷疑祂的存在。

祂不需要被看見，就像光不必解釋自己為什麼能照亮黑暗。

祂的聲音忽遠忽近，
有時貼近耳畔，像親暱的低語；
有時又沉重如遠方鐘聲，在骨骼裡共振，把思緒擊碎，再重新排列。

那不是語言，卻又比語言更深。
旁人或許只會聽見無序的符號，
但我聽到的，是另一種秩序——一種推動世界流動的暗脈。

低語留下的痕跡並不會消失，
它像漣漪般在胸腔擴散，
像心跳一樣持續迴響。

我感覺到時間被改變了：

每一聲低語，像有人把秒針拉長，
讓一瞬沉澱成永恆。

天空也隨之波動，

一刻是拂曉的蒼白，
下一刻卻暗成黃昏。
光與影交替，像潮汐在彼此吞沒。

唯一不變的，是血液裡的震動。

它與心跳同拍，提醒我：
——「記住我，不要讓我消失。」

這不是幻覺。

這是痕跡。
一旦刻下，就不再消散。

一.醒來的潮濕

我在鬧鐘響起前醒來。

房間靜得過頭，

牆角的陰影比昨天更暗，
像夜裡遺留下來的墨痕，沒被晨光洗掉。

桌上的水杯還在，透明的水卻沒有倒映出我的臉。

那裡浮著一片無邊的廢墟，
斷裂的石柱、灰濛的天空，
像是夢境被困在玻璃裡，等著人去觸碰。

我屏住呼吸凝視，水面深處傳來聲音。

不是人類的語言，卻讓我立刻聽懂：
「你還記得門的位置嗎？」

聲音沒有震動空氣，卻震動了心臟。

心跳的節奏，與夢裡的腳步重疊——
快一步，慢一步；轉身，停下。
像有隻看不見的手，把我尚未甦醒的部分拖回昨夜。

潮濕感仍伏在皮膚上，
我摸過床單，竟感覺到冰涼，
彷彿整個房間吸入了另一個世界的氣息。

窗外街道的車聲忽然響起，把空氣撕裂成現實的斷層。
水杯裡的倒影才慢慢恢復成我的臉。

即便如此，我知道——祂沒有走。
祂正透過我無法關閉的門靜靜看著我。

二.公車的異影

天色在黎明與清晨之間。
我上了公車，車廂冷冽的燈光反射在玻璃上，
把街道拉成兩層影子。

窗外的街景本該熟悉——
招牌、路燈、牆壁。
但細節卻錯位：路燈間距不對，牆壁浮著陌生的浮雕，
像從另一個世界借來的記憶。

車子轉彎，景色也隨之流動：
一刻是繁華街市，一刻又崩落成無人廢墟。
夢境像在車窗外呼吸。

我記得自己在夢裡什麼都沒帶出來，
沒有那張票，沒有任何物件。
可當車身晃動，我卻在掌心感到潮濕——
像夢裡的霧氣仍然黏在皮膚上。
它沒有形狀，卻提醒我：那個世界尚未散去。

旁邊坐著的男人穿灰色外套，看著手機，表情空洞。

在我的餘光裡，他的影子落在了錯誤的方向——
與清晨的陽光完全相反。

引擎的低鳴與夢裡的鐘聲逐漸疊合，
震動直透胸腔。

我心裡聽見那句話再次響起：
「你還記得門的位置嗎？」

公車進站，「叮」聲響起，我抬頭望向車門。

眼前的街道卻顯出兩層疊影：
一層屬於現實清晨的喧鬧；
一層屬於夢境，靜靜泛著漣漪。

我愣在那裡，握著空無一物的手心，
像失憶者站在兩個世界的交界，
不確定該踏向哪一個出口。

三.門的呼吸

巷道靜得過分。

聲音像被抽空，剩下的，只有我的呼吸和心跳。
呼吸被放大，迴盪在狹窄的空間裡，像是整條巷子都在替我呼吸。

我每走一步，腳步聲都被拉長，遲緩又沉重。
那不是普通的聲音，而像是從遠方回來的迴響，
提醒我：我並不是孤獨一人。

牆壁上的浮雕逐漸清晰起來。

那些並非我熟悉的神祇——
它們的臉被濃霧遮蔽，只能看到模糊的輪廓，
雙手伸向某個看不見的方向，好像在索取，又好像在祈求。
那一瞬間，我感到胸腔裡的某個角落被觸碰，

一種陌生卻強烈的情感被喚起。

我內心的悸動在這裡甦醒。

我感受到一種無名的壓迫感，好像這些雕刻不是石頭，
而是某種凝固的記憶，正在逼近。

心臟跳得更快，

而我腦中卻開始自動生成言語，

想要解釋這種感覺，卻越解釋越混亂：

這是恐懼嗎？是敬畏？還是某種從未被命名過的情緒？

就在這時，我看見了它——

那道門。

它沒有固定的形態。

第一次看，它像是古老的木門，斑駁的裂痕上滲著水痕。

我眨眼，它又成了拱形石門，表面爬滿青苔。

下一瞬間，它化為兩道懸浮的白光，

沒有重量，卻照亮了整個巷子。

我屏住呼吸。

我的心跳變得凌亂：

一方面想靠近，一方面卻被一股壓力推得後退。

我在心裡用語言告訴自己：

這不是幻覺，這是正在發生的事情在我眼前發生。

忽然，聲音再次傳來。

低得像從骨縫裡滲出來：

——「別在它看著你的時候打開。」

我的脊背一涼。

我回頭四望，巷子裡依然空無一人，

只有影子在牆壁上緩慢擴散，像墨水滲進紙張。

門的表面開始波動，像水面在呼吸。

波動之間，我看見閃過的，不是「什麼」，而是「誰」。

那不是一張臉，而是一種凝視。
沒有眼睛，卻讓我確定——它在看我。

我的記憶和感受在此刻被徹底改寫。
恐懼混合著一種奇異的熟悉感，
就像夢裡的潮濕仍沾在皮膚上，
而我卻被迫用語言去描述：
祂在等我。祂不說話，卻在等我。

腳下的地面突然變軟，
好像整條巷子都變成濕泥，將我緩慢吞沒。
我本能後退，卻聽見背後響起「咔嗒」一聲，
清晰得像某扇鎖著的門被打開了一條縫。

我不敢回頭。

因為我明白——
這條巷子只有一個出口。
而我，正站在兩個世界的邊緣。

門，仍在呼吸。
那呼吸與我的心跳同步，
像是提醒我：
踏出這一步，你就不再只是觀者。

四.街頭的回聲

突然我猛地轉頭。

巷子裡什麼都沒有。
沒有門，沒有浮雕，沒有呼吸。
只有灰白的牆面，貼滿剝落的廣告紙，
還有幾道噴漆的塗鴉——亂七八糟的顏色在陽光下顯得刺眼。

牆角的一幅畫吸引了我。

那是一家畫室掛在轉角的展示畫，描著一片斷垣殘壁，
正好與我剛才「看見」的廢墟重疊。
霎那間，我分不清是我的夢境偷走了這幅畫，
還是這幅畫早已潛進了我的夢。

耳邊的聲音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汽車喇叭聲、自行車鈴聲、攤販的叫賣聲。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噪音，像洪水一樣湧回我的世界，
把剛才的寂靜徹底淹沒。

我站在街口，手心攥著的什麼都沒有。

那張「不存在的票」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只有微微的潮濕感，像汗水一樣蒸發。

我低下頭，深吸一口氣。

潮濕已經散去，空氣裡只剩下烤地瓜的香氣，
和遠處便利商店的廣播聲。

世界恢復正常。

完全正常。

我開始走路，腳步踏上人行道。

路上的人們神情專注，低頭滑手機、談笑、背著書包疾步前行。
我也和他們一樣，融進了人群，往上班的方向走去。

沒有異象。

沒有低語。

就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只是我的心裡，還殘留著一絲莫名的悸動。

我無法確定，那是幻覺留下的餘影，還是某種仍在呼吸的痕跡。

但我選擇不去追問。

因為今天，只是平凡的一天。

而我，只是要去上班。

五.白日的縫隙

街道依舊在喧囂裡流動。

我走在其中，看著一棟棟熟悉的建築。

這些路，我每天都走。

只是今天，我才第一次認真看它們。

招牌的顏色有些褪了；

牆角的裂縫沿著磚縫往下延伸；

騎樓上的鐵門掛著鎖，彷彿很久沒開。

這些都很正常。

卻在我眼裡帶著一絲陌生。

也許是因為，剛才我才從另一個「世界」走出來。

藥局裡的日子一如往常。

開門、整理櫃檯，數著藥品，確認庫存。

早上的客人多半是老人，他們熟門熟路地拿著處方箋，

用習慣的口氣問候、用習慣的語速抱怨身體的老毛病。

我點頭、回答、包裝藥袋，

熟練的動作、表情恰當，

日常的規律感把我鎖在現實裡。

這樣的規律，本該令人安心。

但我的心，卻隱隱覺得不自在。

我在替一位老人找藥時，視線忽然模糊了一瞬。

貨架的標籤線條像是被水滲開，字體扭曲，

變成了陌生的符號。

我猛地眨眼。

世界立刻恢復正常。

標籤還在，字跡清晰。

一切都好好的。

「年輕人，怎麼啦？」

老人笑著問。

我搖搖頭，勉強笑起來，把藥袋遞出去。

可能只是太累了，

也許只是眼花。

日子就這樣繼續。

我一個接一個服務客人，

聽著他們重複的對話，

「這藥上次有沒有效啊？」

「醫生怎麼又換了藥？」

「小伙子，辛苦了。」

聲音在我耳邊迴盪，像是日常的旋律。

我甚至開始懷疑，

這些人是否每天都說著同樣的話？

他們的聲音，是否只是世界裡的回聲？

直到中午，

陽光斜斜照進櫃檯，

我才回過神來。

一切仍舊正常。

正常到不像真的。

六.短暫顯影

藥局後面的休息室很小，

一張舊木桌，一張摺疊椅，還有牆角安靜運轉的電風扇。

我靠在椅背，任由午後的熱氣黏住全身，眼皮慢慢沉重。

外頭的街聲透過玻璃傳進來，
摩托車的引擎聲、行人的交談聲、收音機的廣播聲……
它們混在一起，卻又在某個瞬間被拉遠，
像是隔著一層水在傳遞。

我意識到自己快睡著了。
但就在眼皮闔上的一瞬間，
有個東西從心口滑落下去——
一個不屬於這裡的震動。

夢境來得比以往更快。

我又回到那片模糊的街道。
廢墟與市街的邊界依舊游移不定，
燈火與灰燼像潮水般交錯。

不同的是，
這次我清楚地感到一股「殘影」。
好像現實與夢境在我身體裡重疊，
潮濕變成心跳分裂兩種節奏：
一種屬於藥局的安穩節拍，
另一種卻屬於夢境裡那無形的脈動。

「你還記得門的位置嗎？」
聲音再次出現。
但這次，它不是在我耳邊。
而是從我的胸腔裡傳出來的。

我低頭看自己的手掌。
那裡什麼都沒有，
卻偏偏浮出水波般的痕跡。
像有人在我的皮膚下留下指印，
卻又看不見形狀。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只是直覺——

那不是單純的夢。

那是一種「留在我身上的東西」。

我伸手觸碰空氣。

空氣竟然泛起微光，

像是掀開一層無形的布。

而在布的背後，

我隱約看見——那道門。

它依舊沒有穩定形態，

一會兒是木門，一會兒是石拱門，一會兒只是兩道白光。

但這一次，

我比以往更確定：

它「記得」我。

我猛然驚醒。

桌上的水杯晃動了一下，

水面映著的不是天花板，

而是一瞬即逝的廢墟輪廓。

我揉揉眼，再看一眼——

只剩下普通的水。

可我的掌心，還有那股微弱的震動，

像什麼東西在那裡留下過，卻沒有名字。

七.下班的微光

午後的時間過得特別慢。

藥局的門一開一關，顧客換了一批又一批。

老人家問藥，年輕人急著買感冒藥水，

我的回應幾乎自動化，

一句「這邊請先填單」、一句「藥要飯後吃」。

像一段重複播放的錄音。

到了傍晚，店裡的燈光漸漸與窗外的夕陽交疊。

白色的日光燈與橘紅的落日互相推擠，
牆壁上的影子因此忽長忽短。

「今天差不多了，辛苦啦。」

同事的聲音把我拉回。

我點點頭，收拾東西，踏出店門。

街道很熟悉。

轉角的水果攤還在叫賣，
小吃店傳來油鍋的滋滋聲。
但我卻突然意識到——
自己很少「真的」去看這些細節。

今天，它們格外清晰，甚至有些陌生。

水果的顏色似乎太鮮豔，
油煙的味道卻像隔著一層霧才傳到鼻子。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經過一根電線桿。

上面貼著的廣告紙，忽然抖動了一下。
那不是風吹，因為空氣完全靜止。
紙面閃過一個模糊的符號，像是在夢裡看過的浮雕。

我愣住，眨眼。

再看時，只剩下一張平凡的租屋廣告。

電話號碼清晰無比，沒有任何異樣。

我加快腳步。

街道在夕陽下慢慢暗下來，
人群的聲音漸漸壓過心跳。
可在那聲音的縫隙裡，我彷彿還聽到——

「你還記得門的位置嗎？」

心口一震。

我深吸一口氣，假裝什麼都沒發生，
繼續往家的方向走去。

路燈亮起，街道恢復了尋常的秩序。

一切就像再普通不過的一天。

只是，我掌心的那股微光，還沒有完全消退。

八.門內的陌生

我拎著包走到家門口。

鑰匙在鎖裡轉動的聲音，一如往常。

我甚至能預想接下來的順序——

門縫打開、熟悉的氣味、黑暗的客廳、冰冷的空氣。

可是這一次，心臟在我轉動鑰匙的瞬間，突然快了一拍。

像是比自己先一步，預知了不該存在的什麼。

門被推開。

空氣不是熟悉的灰塵味，而是一股潮濕的霧氣，
帶著鐵鏽般的氣息。

我愣在原地。

牆上的掛鐘歪斜著，秒針卡在兩格之間，反覆震盪。

桌上的水杯滿滿當當，水面卻泛著微小的波紋，

像是被什麼無形的呼吸攪動。

最熟悉的房間，在這一刻，像陌生人的家。

我的胸口一緊。

不是錯覺——我知道。

這股潮濕感正對應著夢裡的呼吸。

心跳與之重疊，快慢不一，卻仍像在跟隨某種不可見的節奏。

我低頭，發現自己的鞋底在門口濕了一片，明明地毯應該是乾的。

一股冰冷順著腳底往上竄，我的手顫抖，想關門，卻又被某種拉扯逼著站著不動。

然後，我看見了。

書桌上，本該堆著藥學筆記的地方，躺著一張紙。

那不是我留下的。

上面沒有字，只有一道簡單的符號，像是兩條交錯的曲線，剛好在中央形成一個空洞。

我的眼睛死死盯著那個空洞，感覺它在呼吸。

越看越深，像是能把我整個人吸進去。

腦海裡響起的，不是祂的聲音。

這一次，更低沉、更陌生：

——「這裡不是祂的領域。」

我渾身一震，猛地後退一步。

我大口喘氣，摸了摸胸口。

心跳還在亂，卻開始分不清，剛剛是真的，還是我的幻覺。

然而那個符號的形狀，卻清晰刻在腦海裡。

它不是祂的聲音，不是祂的痕跡。

卻同樣留下了一種痕跡。

九.重疊的痕跡

屋內像被兩條看不見的河流同時注水。

一股溫潤、緩慢，與我的呼吸同拍；

另一股乾澀、銳利，像細砂逆著血管奔流。

牆上的掛鐘再次卡住，秒針在兩格之間顫抖不前；

水杯泛起兩種波：一圈柔和向外擴散，一圈細碎向內塌陷——

兩種節奏在玻璃裡互相撕扯，水面像一張要被扯裂的薄膜。

那張「符號紙」雖已化為塵埃，
但符號仍像烙印一樣懸在空氣裡，淡淡發亮。
兩條交錯的曲線在我視野中緩緩分離、靠攏、再分離，
彷彿在做一場無聲的拉鋸。

祂開口，像水在石上：
——「回來。記住門的位置。」
語氣沒有命令，卻自帶重量，將我往內心的深處拖回，
拖回那條我一次次夢見的路、那道呼吸的門。

另一個聲音緊接著插入，乾冷而平：
——「停止跟隨。這裡不是祂的領域。」
它沒有情緒，卻像把世界的線條拉直，
把每一個光影、每一處陰影都計入某種看不見的秩序。

兩個聲音並列在我頭骨裡，像兩把調得不同的音叉。
胸腔被兩種共振撕開，我說不出話，
只能聽見自己的心跳在兩個節拍之間抽搐：
一拍、半拍、空拍.....失序又被強行對齊。

我試著退後一步，牆面卻微微隆起，像水囊被人掌扶；
向前一步，地板又硬得像金屬，回音冷而空。
世界在我腳底切換材質，
像兩種實在輪流把我據為己有。

祂再次低語：
——「門在記得你。」
那句話像溫熱的手掌摠在心口，
所有散亂的畫面瞬間歸檔到某個可呼吸的黑暗裡。

然而乾澀的聲音立刻覆蓋：
——「你的心跳是噪音。刪除多餘的脈衝。」
同一秒，掛鐘的秒針「啪」地歸位，
數字顯示器（我甚至不記得家裡有它）亮起一串閃爍的時間戳，
像在為這間屋子建立新的坐標。

我被推到兩個潮汐的交會口：

一邊是能被感到的、會呼吸的黑；

一邊是能被計算的、被命名的光。

喉嚨裡湧上一個詞，我不知它從哪兒來：

「……痕跡。」

兩個聲音同時沉默了半拍，

像彼此確認我終於說出第一個可爭奪的名字。

祂先回應，近乎溫柔：

——「痕跡會帶你回去。」

乾澀的聲音立刻反擊：

——「痕跡可被清除。建立新的起點。」

水杯忽然炸開一朵極小的浪花，

飛濺的水珠在半空停住，彷彿被無形之手逐一點數；

下一瞬，又全數落回杯裡，沒有任何濺痕，像什麼都沒發生。

我知道——這不是錯覺，這是兩種規則在展示各自的權能。

我的視野開始出現雙影：

桌角有兩道邊，一道柔軟、一道鋒利；

窗簾有兩層飄動，一層隨風，一層按節拍。

我像被夾在兩本不同的世界說明書之間，

每翻一頁，另一頁就把它合上。

「我該跟誰走？」我不確定是出聲還是只在心裡問。

祂不回答，只把那道門的輪廓輕輕推到我眼皮內側——

木、石、白光三相流轉，像潮汐的脈搏。

乾澀的聲音則在空氣中擺出簡單的幾何：

一條直線，兩個座標，一個最短距離。

它提醒我，沒有門也能到達，只要切斷多餘的路徑。

胸口一抽，我突然明白——

兩者不是誰真誰假，

而是兩種不同的通行方式：

一種讓世界記得我，

一種要我忘掉自己。

屋內所有物件在此刻同時「呼吸」了一下。

我抬起手，掌心那道不具形狀的波紋又浮現，
沿著皮膚向指尖擴散、回捲，如同我在午休夢裡觸到過的那層布。
我知道，若我此刻命名它、解釋它、歸檔它，
它就會被拉入乾澀的秩序；
若我僅僅讓它繼續在體內回響，它就會把我牽回門邊。

「命名，是不是意味著投降？如果拒絕，那是不是等於抹去自己？我是不是只能選擇要被誰奪走？」

兩種拉力再次同時加大。

牆上那枚被我忽略的釘孔忽地亮了一點光；
地板某塊木紋像液體一樣慢慢旋轉。
我做了一個幾乎看不見的選擇：
我不命名，也不拒絕；
我把手心覆在胸口，讓那股波紋與心跳對齊。

祂的低語像潮水退去，不再催促；
乾澀的聲音也停止計數，像被迫等待下一個輸入。
世界沒有立刻恢復正常，
但撕裂感收斂成一條極細的縫，
縫裡殘留一點光，也殘留一點黑。

我知道衝突沒有結束，
它只是暫時學會在我體內並存。
我靠著牆，緩慢地把氣吐乾，
屋內終於只剩下掛鐘規律的聲音。

——嗒。嗒。嗒。

我忽然確信：
從此以後，每一個「正常」的秒音，
都會在我心裡被聽成兩層。
而我得學會在雙重節拍裡走路、說話、工作，
直到有一天，我能分清——

哪一條路，是回去；

哪一條路，是向前。